



服部文庫  
117  
175  
63



117  
175  
63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七十三

大學第四十一

陸氏德明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

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

朱子曰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

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案語已詳中庸卷首暨卷末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釋文大舊音泰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朱註程子曰親當作新后後同後放此案朱本及在止於至善節慮而后能得節則近道矣節作二其註語于各節末仍空一字界斷同中庸例

鄭氏康成曰明明德謂在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氏穎達曰大學至道矣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

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不有差忒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

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朱注治平聲釋文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案朱本合下致知在格物句作一節其註語總見下截

大文之末同中庸例。

鄭氏康成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

孔氏穎達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說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

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總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習學然後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

### 致知在格物

釋文格古百反

鄭氏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孔氏穎達曰。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

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釋文治直吏反

案朱註釋音同釋文者概不重出同中庸例

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節末之有也節作三節末二句朱本移在聽訟章後為傳之第五章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朱註云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鄭氏康成曰。壹是專行是也。

孔氏穎達曰。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言止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為

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為本者。別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己。未有此事。



也。言己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己也。若己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己。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

之序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

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

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

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

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

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

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

今不盡釋也。

朱子章句序次於聖經後移康誥曰克明德。至自明也。分作四節。爲傳之首章。釋明明德。移湯之盤銘曰。至無所不用其極。分作四節。爲傳之第二章。釋新民。移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分作三節。在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二節前。共五節。爲傳之第三章。釋止於至善。移子曰。聽訟吾猶人。至此謂知本。合作一節。爲傳之第四章。釋本末。移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爲傳之第五章。取程子之意以補之。釋格物致知。移所謂誠

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分作四節。爲傳之第六章。釋誠意。以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至在正其心。分作三節。爲傳之第七章。釋正心脩身。以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分作三節。爲傳之第八章。釋脩身齊家。以所謂治國。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作九節。爲傳之第九章。釋齊家治國。以所謂平天下。至以義爲利也。作二十三節。爲傳之第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篇內節次。悉依註疏舊本。所錄朱註。亦從鄭本大文。逐次分貼。茲特總揭朱

子章句序次俾讀者一覽而識其同異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釋文母音無惡惡上

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為謙徐若輩反閒音閑厭讀厭烏斬反又烏輩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肺芳廢反肝音干案朱本分上君子必慎其獨也節下君子必慎其獨也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為壓。壓閉藏

貌也。

孔疏謙讀為慊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為厭厭

自安靜也云厭讀為壓壓為黑色如為閉藏貌也

孔氏穎達曰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毋

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而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

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爲。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宜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

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消沮閉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詐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掩藏。

朱子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

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釋文。胖。步丹反。案朱本。分其

嚴乎節。故君子必誠其意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孔氏穎達曰。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

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濡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朱子曰。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

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釋文。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棗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磋七何反。琢丁角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僩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反。喧本亦作喧。祀晚反。諠許袁反。詩作諼。或作暄。音同。恂依註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朱注。棗詩作綠。猗叶韻音阿。案

木本移此節并下節。在詩云。邦畿千里。章止於信後。為傳之三章後二節。

鄭氏康成曰。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棗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孔疏。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為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為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為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為恂也。此記為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瞻彼淇奧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奧。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奧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奧隈也。菉。王芻也。竹。扁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本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盛矣。如切如磋者。如骨

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誼。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僩兮者。恂



慄也者。恂讀為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

朱子曰。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鑪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倜。武毅之貌。赫。宣著

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緝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義。樂其樂。並音岳。又音洛。

釋文於音烏下

鄭氏康成曰。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穎達曰。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歎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

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爲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爲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

朱子曰。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

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  
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

味深長當熟玩之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案朱本於釐正

錯簡處仍識章末此依舊本概不復存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釋文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

反朱註諟古是字峻書作俊案朱本分克明德節顧諟天之明命節克明峻德節皆自明也節作四節

鄭氏康成曰皆自明明德也孔疏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

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

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為題

孔氏穎達曰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

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

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

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

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

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

朱子曰。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諛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釋文。盤步干反。銘徐音冥。亡丁反。案朱本分。又曰。新節。作新民節。其命維新節。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節。作四節。云作曰。惟作維。

鄭氏康成曰。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孔氏穎達曰。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

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益新。又須恆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

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朱子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閒斷也。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大雅  
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  
而始受天命也。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右傳  
之一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釋文畿音祈又音幾音同緡蠻音緡一音亡取反毛詩  
作緡傳云緡蠻小鳥貌。案朱本分惟民所止節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節。並下文王節俱移在瞻  
彼淇澳二節前為傳之第三章前三節。

鄭氏康成曰於止言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

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

孔疏岑謂巖險蔚謂草  
木蒼蔚言鳥之所止必

擇靜密  
之處也。

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孔氏穎達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  
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  
此商頌立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  
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  
 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  
 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  
 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  
 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  
 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  
 故論語云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

朱子曰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  
 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  
 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  
 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釋文緡七入反熙許其  
反朱注於緡之於音鳥

鄭氏康成曰緡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

以自止處。

孔氏穎達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朱子曰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

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  
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釋文訟似用反案朱本合下此謂知本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利也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



訟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者必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偽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斷獄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

人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俱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所以使無訟也。

### 此謂知本

鄭氏康成曰本謂誠其意也。

孔氏穎達曰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為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

朱子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

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案**朱本移前。此謂知之至也。在傳之四章後。以別有闕文。爲之補其義。曰。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以知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釋文忿弗粉反。慍勅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勦。恐即勇反。好呼報反。下故好而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岳。朱註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案朱本分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節食而不知其味。節在正其心。節作三節。鄭氏康成曰：慍怒貌也。或作慍。或作寔。

孔氏穎達曰：所謂脩身者，此覆明前經正心脩身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懣謂怒貌也。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或不察而不當於理，則失於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

因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為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

朱子曰：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

也。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

不可以齊其家。

辟音譬。謂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惰徒臥反。鮮仙善。

反諺魚變反。俗語也。朱註辟讀為僻。碩叶韻。時若反。案朱本分天下鮮矣節。莫知其苗之碩節。不可以齊其家節。作三節。

鄭氏康成曰。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案猶疑當作由。愛而不察。碩大也。孔疏。

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己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己，他人之事，反來自辟己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彼賤惡敖惰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己，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也，釋詁文。

孔氏穎達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眾人親愛於我也。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以譬我，我亦當莊嚴，則人亦必畏敬我。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譬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

故也亦迴譬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  
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  
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  
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  
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恆欲  
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  
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  
皆以己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  
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  
以己辟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

朱子曰。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  
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  
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  
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右傳之八

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使衆也節。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釋文弟音悌。長竹杖反。中丁仲反。案朱本分慈者所以

孔氏穎達曰。所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亦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

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

朱子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釋文戾力計反。朱注僨音奮。

鄭氏康成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

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

僨於濟。戾或為吝。僨或為犇。孔疏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

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

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註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

也。聲有緩急得為登。謂隱公觀魚于棠得此來觀之。公羊傳為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為登戾。

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為貪戾。故引以證云。又曰鄭伯車僨於濟者。隱三年左傳

文。案篇內孔疏空白凡數處。闕疑仍舊。同中庸例。



孔氏穎達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

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

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為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

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

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朱子曰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釋文好呼報反案

朱本自此節合下未之有也作一節率作帥

鄭氏康成曰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孔氏穎達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昇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古治國在齊其家。

案朱本分末句另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有於己謂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

孔氏穎達曰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已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已而后可以非責於人也。所藏乎身不謂無貪戾之事於已而后非責於人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恕。

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己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為善行不可得也

朱子曰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通結上文

案此句註故治國節篇內朱註數節中有渾圖一語莫辨何屬者

特為註明同中庸列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

治國在齊其家

釋文天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案朱本分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節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節而后民法之也節在齊其家節作四節

鄭氏康成曰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好其葉蓁蓁茂

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爲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爲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者。此曹風鵙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德於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以方法。而后民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朱子曰。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小雅蓼蕭篇。詩曹風鵙鳩篇。忒。

差也。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

釋文長竹杖反弟音悌倍音佩絜音結朱註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鄭氏康成曰。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偕。矩。或作巨。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其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畢舉。今各隨文解之。謂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易棄。是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一。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

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於天下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  
朱子曰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

矩之道。

釋文惡烏路反。毋音無。朱註先去聲。

鄭氏康成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孔氏穎達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已惡。

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已下者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所有惡則己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己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若右以惡加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

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卽絜矩之道也。朱子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

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釋文只音紙好好皆呼報反朱註樂音洛惡去

聲下同

鄭氏康成曰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已而已。

孔氏穎達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

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為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已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朱子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釋文節前切反又音

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僂力竹反與戮同

孔氏穎達曰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已待民此經明已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為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

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為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為天下僂矣者僂謂刑戮也君若邪辟則為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

朱子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

天下之大僂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峻仰俊反易以歧反爭爭鬪之爭荒如字悖布內反朱案宋本分失衆則失國節亦

則此有用節財者末也節爭民施奪節財散則民聚節亦悖而出節作六節

鄭氏康成曰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天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孔疏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

爾雅峻字馬旁爲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

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君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孔氏穎達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天命誠為不易言其難也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 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 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 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 有財此有用者為國用有案有疑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為本財為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

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財散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不能久，如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眾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

朱子曰：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本上文而言。案此句註德者本也節。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

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鄭氏康成曰：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孔氏穎達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

朱子曰：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鄭氏康成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孔疏：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

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居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

昭奚恤

指之

恤等立于

得所者有令尹子西

車不起者有太宗子

曰此

理百

奉

固城

不侵鄰國者有葉公

湯蹈火萬死不顧一

決勝千里之外懷霸

也是皆為寶也引之

旅治

發能

之風

保愛

朱子曰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鄭氏康成曰勇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

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

勸之復國勇犯為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

明不因喪規利也。孔疏

之舅 云時避驪姬之讒亡 勸之復國舅犯為之

秦穆

篇文

孔氏穎達曰。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為寶。唯親愛仁道以為寶也。

未子曰。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

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釋文一个古質反尚書作介臣音界此所引與尚書

文小異斷丁亂反技其綺反休休許蚪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註休休云寬容貌何休註公羊云美大之貌好

呼報反音音試詩次反媚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鳥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案實朱本作寔

鄭氏康成曰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穀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孔疏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穀還誓其羣臣而作

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緄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與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為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穀是其事也云美士為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為庶幾矣云媚妬也者說文云媚大妬婦是媚為妬也

孔氏穎達曰經明君臣進賢紿惡

篇名。

敗於穀還歸誓羣

臣穆公記者引之以明

好賢介臣秦穆公誓辭

云羣臣若有兮是



語辭。古文尚書分爲猗。言有介之臣

猗

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

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  
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  
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實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實也。若能好賢如此。是

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黎衆也。尚  
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益哉也。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  
之惡也。媚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媚妬疾。以憎惡之  
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  
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尚書通爲達字  
也。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

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

朱子曰。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釋文。迸。比孟反。又逼。誨。反。誨。音爭。鬪之爭。皇云。迸。猶屏也。

朱註。迸。讀爲屏。古字通用。

鄭氏康成曰。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

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穎達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

言惟仁人之能。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方。不

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

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朱子曰。迸。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

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釋文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遠于萬反朱註命鄭氏云當作

慢程子云當作

怠未詳孰是

鄭氏康成曰：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舉人也。

孔氏穎達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

能使在其已之先，是為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抑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

言是愆過之人也。

朱子曰：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

逮夫身。

釋文好呼報反下皆同惡烏路反拂扶弗反菑音哉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朱註菑古灾字

鄭氏康成曰拂猶僂也逮及也

孔氏穎達曰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 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 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 朱子曰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

之枉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鄭氏康成曰道行所由

孔氏穎達曰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 朱子曰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

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朱註恆  
胡登反

鄭氏康成曰。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

孔氏穎達曰。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

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

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

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則財恆足

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恆足。

朱子曰。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

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鄭氏康成曰。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

孔氏穎達曰。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

朱子曰。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取貨。

未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康成曰。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已府庫之財。為已有也。  
孔疏。言君行為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為已所有也。其為實而然。言不虛也。  
孔氏穎達曰。未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言在上人

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言皆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為人君作譬。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為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朱子曰：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釋文畜許六反乘徐繩證反朱註斂去聲

鄭氏康成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也。

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

孔疏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云畜馬乘者以士初試為

大夫者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家至為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上若恩賜及食亦有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全家有采地者也地一同之度輪是也

孔氏穎達曰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經

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

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為畜養馬乘士

不闕察於雞豚之小利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

祭故 卿大夫為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為財

利以食祿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者百乘謂卿大夫 地方百里故云百乘

之家言卿大夫之家 賦稅什一之外



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

意若

共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盜君府庫

則害小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能如上所言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為國家利。

朱子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音馬乘士初試

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

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釋文長竹杖反案朱本台下

二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也。

二二

孔氏穎達曰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為

人君長於國財以為己財者必自為小人

之行也。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鄭氏康成曰。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孔氏穎達曰。彼為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經明為君治人。亦是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彼為善之者。謂君也。君欲為仁

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菑害並至者。言君欲為。令小人使為治國家

之事。毒害於下。故菑害患難財利。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善政之。案之疑

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

惡之已著故也。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朱註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

文關

朱子曰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戴記中學庸二書以古本參之今本其節次每有異同而大學尤多前後互易之處攷其源流先是程子移克明德至止於信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之前移聽訟節於節彼南山節之後至伊川程子乃定爲今本朱子自云因程子所定者是也顧經與傳未經區別而此謂知本二句猶莫知所屬迨朱子章句分經一章傳十章又於誠意章前補完格物致知

一傳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爲其結語。其此謂知本句。則明其爲衍文。朱子所云更攷經文別爲序次者是也。自是而今本遂別于古本矣。要之朱子原未嘗以自出之新裁。削相沿之舊籍也。如傳之首章第三章第四章。各於章末識云。此章舊本誤在某處。而於傳之第七章。仍識云。自此以下。俱以舊文爲正。夫屏沿習之見。以挾經籍之蘊者。善會前聖之精也。創獨有之論。而亦不廢先儒之云者。留質後賢之意也。今之

學者。執朱子之簡編。而竟忘朱子之本意。夫豈朱子之所待于將來者哉。茲當釐定三禮於二書之斷節分章。解經釋註。悉從古本。而朱子集註。次於其後。惟於每章每節之分合各殊。前後互異者。仍以今本之節次附識焉。俾學者有以溯其源流。徵其同異。不特註疏羽翼之功。得垂於不朽。卽朱子當日涵泳聖言。參伍衆說。其折衷之虛懷。百世而下。猶將見焉。若乃以朱子補傳爲未安。而歸正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七十三  
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大學原無闕文。此則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相之說也。而車氏清臣方氏正學咸是之。又或為良知之解。以攻集註。若王氏陽明。則竄入于異學矣。諸如此類。概置之不論不議焉而已。惟註疏暨朱子章句則一字不遺。亦仍今本畱識舊簡之意也夫。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七十三

